

记者现场直击 芽笼看似“无政府” 实乱中有序

林子恒

联合早报, 2014年04月14日

警察总监黄裕喜在小印度骚乱听证会上供说, 芽笼是个“潜在的火药桶”, 那里的违法分子目无法纪。本报记者走进芽笼周边多个巷弄, 向商家、饮食业者、宗教团体、居民及食客等利益相关者, 了解芽笼独有的生态环境。

45岁的小贩戴丹尼居住在芽笼3巷已经12年。每当听到有人为芽笼贴上“危险”的标签时, 他都会反驳说, 芽笼的大马路上人潮很多, 小巷子里则有很多警员进行巡逻, 晚上出门或夜归时不必担心会发生抢劫等罪案, 安全得很。在他的眼里, 芽笼是个不夜城, 每天晚上都很热闹, 不像其他组屋区那么寂静。

育有一对9岁龙凤胎的戴丹尼也骄傲地说, 在芽笼长大的小孩都上过“社会大学”, 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更高, 社会意识也更强。

“走在街上, 如果看到有人摆地摊卖私烟, 我们就会告诉孩子们, 这是非法的, 不能买。这是很好的机会教育, 芽笼就是孩子们的课室。”

但有居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认为芽笼已“失控”(见下面副文)。

警察总监黄裕喜上个月在小印度骚乱听证会上供说, 芽笼是个“潜在的火药桶”, 那里的违法分子目无法纪。他的这番话引起了社会大众对芽笼的关注。

黄裕喜说, 除了红灯区外, 芽笼的非法赌博、街头党、走私烟买卖和贩毒活动, 以及按小时计费的廉价旅馆, 让“芽笼呈现一种复杂的生态环境, 而且带有某种不法成分”。

他指出, 芽笼存在一种“公然敌视警员的态度”。曾经有一名警员在拘留涉嫌经营非法赌场的人时遭殴打, 一辆停放在芽笼的警车则曾被砸破挡风玻璃, 这些情况令人不安。

本报记者上周走进芽笼周边的20多个巷弄, 向商家、饮食业者、宗教团体、居民及食客等利益相关者, 了解芽笼独有的生态环境。

芽笼被许多人冠上“罪恶温床”的称号, 但这里的常客指出, 表面上看似龙蛇混杂的芽笼巷弄, 实际上是乱中有序, 治安基本良好, 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

他们说，以前站满芽笼路和各个巷弄的非法站街女，现在已没剩几个，她们大多都躲到了光线昏暗的后巷。另外，私烟交易也退到了巷弄间。

记者走了一圈后发现，这里的卖淫活动有“分地盘”的现象，除了受管制的妓院外，那些在街上非法拉客的“站街女”大都按照不同国籍，分散在不同的巷弄之间，这里面好像有一个潜在的规则。

各方维持和平共处状态

经常到这里的酒客告诉记者，各方人马保持距离，互不相干，以维持和平共处的状态，这似乎是芽笼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若有任何纷争，都必须以非暴力的形式私下解决，尽可能不惊动警方。

一个不愿具名的酒客说：“若发生暴力事件，警方就会介入调查，到时所有见不得光的活动就得暂停，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大家必须合作，维持好芽笼的表面治安。”

芽笼邻里警局局长罗家伟也说：“在芽笼进行非法活动的人，无非是为了捞取经济利益。如果他们能因相同利益而共存，那又何必多生事端，引起警方的注意？”

罗家伟说，警方从未失去芽笼的控制权。警方数据显示，在芽笼发生的抢劫、谋杀、强奸及破门行窃等罪案，从2008年的213起，减至去年的135起。

虽然，涉及公众秩序的罪案如纠众闹事、殴斗和严重伤人等，从2008年的43件，微升至去年的49件，但受访的商家及芽笼食客说，相对于芽笼近年来的人口暴增，这样的罪案微升率并无异常。

非法活动扩散到单数巷号

有卖淫活动的地方，自然也会衍生出周边的商业活动，近几年在芽笼街边大量涌现的中国小吃店和商店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芽笼路经营家具店的张姓老板（30岁）说，这类餐饮店和商店则吸引更多外劳前去芽笼，对商家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是个循环，外籍劳工的大量涌入带旺了芽笼的人潮，带动了芽笼的蓬勃发展，为这里的商家带来商机。”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蔡明发教授指出，性工作者、外劳、小吃店和其他商业活动之所以能和平共处，正是因为各方都享受着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

难怪，许多在芽笼经商的人告诉记者，芽笼没有大问题，但记者发现，他们受访时都不肯透露真实姓名，交谈的过程中，他们也不时往店外看，似乎担心被人发现他们跟媒体谈话。

一名超市主管透露：“这里有地痞流氓‘看水’，让他们发现我们跟记者或警方讲话，就糟糕了。”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说，芽笼的红灯区及商业活动过去十年来有扩大的趋势。

研究人口流动的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社会研究实验室副主任梁振雄（42岁）指出，芽笼传统上以芽笼路为分界线，朝北的单数巷号是住宅区，南向双数巷号则是红灯区，但这样的分割法近来已不再奏效，不良及非法活动似乎已扩散到一些单数巷号。记者就发现，芽笼路以北的11、13和15巷出现不少越南籍陪酒女郎。

此外，部分的非法活动甚至走出芽笼巷弄，公然在大马路上进行，例如在芽笼路和阿裕尼路交界处，就有人在大路旁摆地摊违法售卖春药。

芽笼邻里警局局长罗家伟也透露，为了躲避警方，从事非法活动者近年来也与警方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把赌档从后巷转移到店屋内，并用各种方法掩饰毒品和私烟。犯罪者也派人手把风，“监控”警方的行动。

记者走访芽笼时也发现，许多站街女躲到阴暗的后巷，龟公则在巷口拉皮条。